

東方玉著

雙劍一點仇

下集



双 剑 一 点 仇

东 方 玉 著

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文津街七号)

3 0 7 6 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开本 18.8印张 4134字

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0册, 定价: 5.8元

统一书号: ISBN 7—5013—0441—6

第九章 堪叹古今情不尽

(接上集)

纪昭洵被她逗得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姑娘，你看我象坏人还是象好人？”

那红衣女童果然认真的在他脸上看了半天，然后展颜笑道：“你准是好人，因为……你很和气，没有那种凶霸霸的样子！”纪昭洵微笑着：“小姑娘，你为什么跑到这山里来？”

红衣女童小嘴一嘟道：“我是跟我爷爷来的，我爷爷告诉我，要保守秘密，任谁都不能告诉，因为有坏人要杀我爷爷！……”

她把手中的一束野草扬了一扬，又说下去道：“我爷爷受了伤，我要每天出来给他找这种药草，拿回去捣碎了敷在受伤的地方，我爷爷好苦哟……”纪昭洵又是困惑，又是同情的道：“你爷爷叫什么名字？伤得重么？”红衣女童怔了一怔道：“我爷爷不准我向别人说出他的名字，我不能告诉你，不过，我叫小红，我爷爷的伤重极了，要不，我们早就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。”

纪昭洵双眉微锁着道：“你们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小红一惊道：“我爷爷不准我说。”

纪昭洵噗嗤笑道：“小红，你已经知道我是好人了，我会帮助你爷爷，绝不会害他，难道你不愿意么？”

小红两只大眼眨几下，眼泪汪汪道：“叔叔，我愿

意，可别告诉我爷爷是我带你来的。”

纪昭洵颌首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尽管放心好了！”由于一半好奇，一半同情，纪昭洵随着那红衣女童向乱山之中行去。

连续三道山坳，小红已在一处荒草矮树蔓生的山壑前停了下来，向纪昭洵招招手道：“到了。”身子一伏，向一座潮湿湿阴暗的山洞中钻去。

纪昭洵皱皱眉头，相继跟了进去。只见洞中十分狭小，在铺着一堆枯草的角落之中，正斜坐着一个骨瘦如柴，白发萧萧，呻吟不绝的老者。

小红两眼含泪，正伏在那老者肩头轻轻拍着叫道：“爷爷，爷爷，你醒醒嘛，药草拔来了。”

良久，那老者方才喘嘘着睁开无神的双眼，颤叫声道：“小红，苦了……你了。”

但他随即发觉了站在洞口的纪昭洵，只见他猛然一震，双目中露出一阵惊惶的表情，无力的喊道：“谁？你……是谁？”

纪昭洵此刻已看清了那老者是谁，心头不由一震，情不由己的锵然一声，拔出了腰中的长剑！

那老者大惊失色，抖索不停，呐呐的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由于惊慌过度，加上伤重力竭，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

那红衣女童大哭一声，叫道：“你不能杀我爷爷，你……原来你就是我爷爷说的坏人，爷爷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把他带来了的！”

小红的身子一扑，奋不顾身的抱住了纪昭洵的双

腿。

那老者喘息了一阵，精神振作了一些，目光盯在纪昭洵脸上，道：“老朽所要……邈的仇……不并不是你，你……究竟是谁……”

纪昭洵手握长剑，冷笑道：“你可是长安的陆定一？”

那老者又震了震道：“不错，小老儿正是陆定一，但与壮士……”

纪昭洵大笑道：“名震中原武林的‘无影一字剑’，今天怎么变成了这付样子！”声调一沉，接下去道：“也许你认为和我并无仇恨，但当年由于你的阴损刻薄，却害了纪杨两家，使我父母含恨一生……”

陆定一啊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么，你……可是纪瑶屏所生之子？”

纪昭洵冷笑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当年你既然已得到了家父与家母的传言，就不该再使你那宝贝儿子与纪家结亲，你明知故为，分明是存心要害纪杨两家，认真说来，你才是罪大恶极，第一个该杀之人！”

陆定一叹口气道：“老朽死无足惜，但……我的孙女无辜，求你放过她，可怜她年纪幼小，先是父母被杀，而后又是老朽……”

小红仍然紧抱着纪昭洵的双腿，闻声大声哭叫道：“不，要杀就杀了我吧，不要伤我爷爷，求求你，不要伤我爷爷！”

纪昭洵叹息一声，目注抱住自己双腿的小红，缓缓收起长剑，道：“起来吧，我纪昭洵并非趁人于危之人，……”

小红噢了一声，爬起身来道：“纪叔叔，谢谢你！”

纪昭洵轻嘘一口长气，拔腿欲走。

但他未及走到洞口，却又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小红，你爷爷内伤很重，那些草药，只怕救不了他！……”

小红哭着道：“可是，我们没有办法，爷爷不敢到镇上去看病，我们……也没有银子！”

纪昭洵满腹恨意，忽然化着了满腔同情，当下探手入怀，掏出一颗用腊封的丸药道：“这药虽然不算如何名贵，但却是专治内伤的药物，服了下去，多少会有帮助！”

小红感激地叫道：“纪叔叔，我知道你准是一好人……”

伸手接过药丸，立刻服侍着陆定一服了下去，陆定一并未拒绝，也没说什么感激之言，就着小红的的手指，吞了下去。

不久，只听他腹中一阵咕咕乱响，额际间也渗出了一片汗珠，陆定一感激的凝注着纪昭洵，呐呐的道：“纪少侠，老朽为当年之事抱愧！……”

纪昭洵摇头道：“过去之事再说什么也是无用，……你的仇家是什么人，怎会落到眼前的狼狈之状？”

陆定一喟然叹道：“老朽这仇恨是五十年前所结，对方姓娄名傲物！”

“娄傲物？……”

纪昭洵差点跳了起来，愕然接下去道：“你可知他是神戟魔尊之徒？”

陆定一叹道：“娄傲物何时成为神戟魔尊之徒，老朽并不详知，但五十年前，他不过是个江湖上的三流货色，会因细故被老朽惩治过一次，才种下了今天陆家家破人亡的祸根

……”陆定一微微一顿，声调黯然的接下去道：“除了我们祖孙之外，陆定一一家六十余口，俱都已死于他的手下！”

这遭遇实在够惨，加上目前祖孙两人的凄苦处境，纪昭洵也不由为之觉得鼻酸，当下略一犹豫道：“既然仇人是类做物，你们祖孙二人，在此藏匿，也并非万全之策，最好能远走边塞，长匿他乡！……”

陆定一自服下那丸药之后，精神逐渐好转，此刻已经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向纪昭洵拱手一抱道：“多谢纪少侠不杀赠药之德，老朽伤势稍痊，就要潜往长白，永居彼土，再不回中原来了！”

纪昭洵略一颌首，道：“前途保重，纪某告辞了！”

不待话落，扭身出洞，因为他已把陆定一视为仇敌，虽然不忍心乘人之危，杀之复仇，但却也不愿过度照抚他。

但他步行出洞口不远，却看小红追了出来，压着嗓子低声道：“纪叔叔，纪叔叔！”

纪昭洵收步转身，道：“还有事吗？”

小红回头向洞中瞧了瞧，方道：“纪叔叔，我还想麻烦你一件事！”

纪昭洵望着她那天真纯洁的面庞，红红的小脸，忍不住激动的道：“小红，你尽管说吧，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，一定替你帮忙！”

小红皱起眉头道：“听爷爷说，那杀我们全家的坏蛋，已经到处都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一定要把我爷爷和我抓到，……”

她停下来犹豫了一阵，方道：“我倒不怕，我只担心我爷爷！……”

★纪昭洵也皱起眉头道：“那么，你想怎么样呢？”

小红道：“我知道爷爷有个要好的朋友，势力很大，想请纪叔叔给他带上一个信儿，要他暗中照顾我爷爷！……”

纪昭洵道：“这也容易，那人住在哪里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红兴奋的道：“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，不过听说他是丐帮的一帮帮主，只要在江湖上打听打听，就能找得到他！”

纪昭洵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你说的可是千臂神丐于焕？”

小红拍手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他，连纪叔叔都知道他的名字，他一定能保护得了我爷爷，纪叔叔，请你……”

但她话锋立刻停了下来，原来纪昭洵面色忽然变得冷森森的，十分可怕。”

小红呆呆地怔了一会，试探地道：“纪叔叔不肯帮我们么？”

纪昭洵如梦初醒地道：“不！我一定把这信带到，告诉那个化子头儿！”

原来他想到，如把千臂神丐已死的消息告诉她，除了使她觉得痛苦失望之外，并没有别的好处，倒不如含含糊糊地答应了她。

他不愿再多说什么，道过别，立即纵身而起，远远驰去，小红望着纪昭洵的背影去远，方才身子一转，要向洞中走去。

忽然——

正当她身子一转之时，只听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耳边叫道：“小姑娘慢走！”

小红愕然一惊，连忙转身四顾，只见一个身形矮胖，双手过膝，前额高大突出，有如猿猴一般的白发老者，不知何时已经到了她的身旁。

如果这时不是大白天，小红一定会被吓得叫了出来，因为那人不但来得无声无息，而且形状怪异，简直与鬼魂一样。

但她毕竟是聪明懂事的孩子，当下勉强一笑道：“你是叫我吧？”

那矮胖老者由鼻孔中叱了一声道：“我不叫你又叫哪个？”

小红微微惊怖的道：“你叫我有何事么？”

那矮胖老者不再答言，却双目蓝光激射，在她身上不停回转，十分欣喜地喃喃自语道：“好！好骨格，好气质，正是万里拣一的上上之材！”

小红皱着眉头道：“老前辈，你说什么，我不懂你的……”那矮胖老者笑道：“你不必一切都要知道，……小姑娘，你喜欢我么？”小红怔怔地道：“我谁都喜欢！”

那矮胖老者笑道：“我要收你为徒，教你很多高强的本领！你愿意么？”

小红对他的外相有一种直觉的恐惧厌恶之感，摇摇头道：“我现在还小，不想学什么本领，以后再说吧！”

说话之间，举步就向洞中走去。

说也奇怪，她步行迈动脚步，却觉得身体似有一股强劲的力量把她拉了回来，竟是一步也走不出去。

她又惊又急地大叫道：“这大概是你用的法术吧？”

那矮胖老者摇头笑道：“现在告诉你也没法使你了解，

如果你认我做了师傅，这些本领很快地教你学会！”

陆定一自服下纪昭洵所赠的药丸之后，伤势已然好了甚多，听得小红在洞口与人讲话，忍不住挣扎着走了出来。

那矮胖老者笑道：“愿不愿意，大约你也做不了主，还是问你爷爷吧！”

陆定一怀着忐忑紧张的心情走过来，双手一拱道：“这位侠士是……”

那矮胖老者微微一笑截住他话锋说道：“老夫看上了你的孙女，想收她做为衣钵传人，不知你可肯答应？”

陆定一皱皱眉头道：“小老儿已经决定携带孙女，连赴塞外，过一生隐居生活，对老侠士的美意，只好辜负了！”

那矮胖老者两眼一瞪道：“怎么，你不答应……”不待陆定一答复，又桀桀一笑道：“你们祖孙不是被仇家追踪，东逃西躲么？如果肯使令孙女认我为师，不但仇家不会再追杀你们，而且可使你们立刻再为武林所重，认真地风光上几年！”

说话之间，忽见一群鸿雁划空而过，那矮胖老者得意地桀桀一笑，突然信手一拂，凌空点出一指。

陆定一是内伤之人，见状不由大吃一惊；只见一支大雁随着那一指之势，立刻一下子折翼而坠，正好落于面前？

那矮胖老者淡然一笑道：“单凭这一手‘穿云指’大约也能引起你们祖孙的兴趣来吧！”

陆定一目注小红，沉吟不语。

小红两眼睁得滚圆地道：“不，爷爷，我只愿跟爷爷找个没人的清静地方住了下来，不论什么武功，我都不愿去学！”

那矮胖老者双眉微皱，阴沉地望了小红一眼，道：“你这孩子倒是固执得很！”

陆定一为矮胖老者的武功所惊，不顾小红的意见如何，试探地道：“老侠士神功惊人，不知大名是……？”

那矮胖老者笑道：“老夫不愿再瞒着你们，老夫姓盖名霸天！”

陆定一大惊道：“你是神戟天尊盖老侠士！”

那矮胖老者呵呵大笑道：“正是老夫！”

陆定一面色一连数变，呐呐地道：“盖老侠士可知老朽的仇家是……”

“大约是小徒姜傲物。”

“你……怎会知道！”

“老夫在令孙女纪昭洵来此之时，已经相继而到！……”盖霸天微微一顿又道：“若是令孙女认老夫为师，姜傲物就是令孙女的师兄，恁他有八颗脑袋，也不敢向你们寻仇挑衅！”

小红一直对他不曾引起一点好感，天真地插口问道：“倘若我一定不肯答应呢？”

神戟天尊哼了一声道：“如你祖孙坚持不肯答应，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陆定一目注小红道：“孩子，这是你的造化，还不快些叩见师父！”

小红震了一震，皱眉道：“爷爷，我一定要听你的话吗？”

陆定一苦笑道：“傻孩子，等你拜师之后，就听盖老侠士的话也是一样！”

小红忽然双泪交流，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，叫道：“徒儿叩见师尊！”

神戟天尊开心地大笑道：

“快些起来，虽然你有一位师兄，一位师姐，但你却是为师选定的衣钵传人，日后成就，你定然可以高出他们之上。”

小红拜了四拜，站起身来，认真地道：“姜傲物虽然已是我的师兄，但陆家六十余人性命，俱是丧在他手，有朝一日，我誓报此仇！”

神戟天尊不以为忤地笑道：

“有志气，为师绝不干预你复仇之举！日后之事，日后再说，现在，且随为师回返甘境甘心山，习学武功要紧！”

小红默然不语，神戟天尊目光一转，忽然探手掏出一颗药丸，迅向陆定一道：“一服此药，沉疴立起，老夫同样地也要重用你一悉。”

陆定一谢不绝口，赶快接过药丸，吞了下去，道：“老朽有一事存疑，盖老侠士既相继纪昭洵而来，为何却容他从容离去？”

神戟天尊笑道：“区区一个昭洵，又何尝放得到老夫眼中……”又声调一沉道：“使老夫重视的是他背后的人物，老夫要有妥当安排，把他们一网打尽，才能进而坐霸武林，称尊天下！”

陆定一闻言怔了一怔，道：“盖老侠士目的是想……？”

神戟天尊忽然凄厉的一声长笑道：“你难道没听说过四十年前之事么？”

他所指的自然是四十年前由少林掌门圣心大师所率领的

三百余名高手在甘心山上把他逼落悬崖之事！

陆定一吃了一惊道：“是要向天下武林复仇？”

神戟天尊含蓄地一笑道：

“那也并不是，首先，老朽要开宗立派，重振一下当年的声威！……现在，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！”

陆定一连忙谄媚地说道：“老朽遵命！”

于是，陆定一祖孙终于相随神机天尊盖霸天而去。

如今，月说纪昭洵。

小红的天真浪漫，的确使他感动了一种蓬勃的朝气，但没料到她会是陆定一的孙女，以改进入洞中的那一份无可奈何之情，更使他感到心头沉重。

他依旧茫然而行，不停奔波。

又不知奔了多少时候，他行经于一座不小的镇集之上。

一阵饥饿之感，使他双腿更加酸软，此刻他才想到自己已经一天多未进饮食，一念及此，立刻食欲大振。

他并没有急于要办之事，眼下年关未过，距次年清明尚远，他必须耐过这数月漫长的时间，才能等到与母亲相见的机会。

于是，他进了一座较大的酒楼，走了上去。

此后正当午后不久，楼上座客不多，他简单地要了一份酒饭，就在酒楼一角，默默吃喝了起来。

正当他吃喝已毕，将要离去之际，忽听楼梯微响，一个身材婀娜，青衣佩剑的少女突然走上来。

纪昭洵见状不禁为之怔了一怔。

那少女生得实在太美了，在纪昭洵的记忆之中，尚不曾

见过这样美貌的女子，但他本是铁铮铮的汉子，加上忧思重重，单凭美色，并不见得就能够引起他的注意。

使他注意的是那青衣少女举手投足之间，都现出名家气势，明亮的眼神更说明了她内功的深湛，加上她孤身一人，就更现得有些不凡。

纪昭洵心头一动，又叫来一两样酒菜，筛来一壶热酒，一面慢慢啜饮，一面注意她的举动。

只见她旁若无人地坐于一张宽大的桌椅之前，叫了一席丰富的菜饭，独自一人慢慢吃喝了起来。

良久良久。

她似乎也吃喝得差不多了，只听她微微长嘘一声，忽然忧声低吟道：

“昨日之日不可留

今日之日多烦忧

长风万里送秋雁

对此可以酌高楼

……”

语调清脆，抑扬悦耳，尽管纪昭洵不贪酒色，也不禁为之心神向往，心头顿觉有一份舒适之感。

所有酒楼上的座客俱皆被她吸引了视线，但她若无所觉，不理不睬。

忽然——

一个年约四旬的精壮汉子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站起身来，向那青衣少女对面走去，径自坐了下来，道：“慕容小姐，久违了！”

青衣少女并无意外之感，冷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位壮

士尊姓大名？”

楼上坐客听那汉子说出慕容小姐，愿认为他们必是相熟之人，一双双艳羨的目光俱皆投注到那男子身上。

及至听到那少女的询问之言，不由俱皆一怔，但旋即有人嗤哧的笑了出来，显然是讥讽那中年汉子。

那中年汉子面色顿时红涨得象猪肝一样，沉声叫道：“慕容筠，你当真不认得我么？还是要故意给我难堪？”

那青衣少女从从容容地笑道：“请恕小女子健忘，的确记不起在哪里见过尊驾了！”

那中年汉子勃然道：“好！江湖儿女重豪情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在下就借花献佛，敬你一杯！……”

不管那青衣少女同意与否，抓起面前酒壶，就欲向那青衣少女面前伸去。

自然，他并非真正地诚心敬酒，明眼人看得清楚，他要借敬酒之便，使出一手绝招挫辱那青衣少女一下！

青衣少女动也不动，却不慌不忙地抿嘴一笑道：“且慢！”

那中年汉子强行压制着怒意笑道：“怎么，不肯赏脸么？”

青衣少女甜甜的笑道：“尊驾不妨看看座客之中，是否有人不满尊驾的粗犷之行……至于我，能接受尊驾敬酒，正是求之不得之事，不过，只怕有人出头打这个不平，那岂不反使尊驾为此受累！”

中年汉子果然目光回转，只见所有座客均把视线投注在他的身上，个个均是充满敌意。

那中年汉子倒不失为识相之人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算我

时寒筛智短谋拙，徒自取辱！不过……”又大步走到纪昭洵桌前，紧接着喝道：“这位朋友却不该装腔作势，侮辱在下！”

纪昭洵微笑道：“在下对此没有兴趣，也不愿多问！”

那中年汉子气得咬牙切齿的道：“可敢与我当场搏战？”

纪昭洵笑道：“既然尊驾一定要与在下缠个不休，只好还是请你先尝尝雉骨的味道了！”

伸手轻轻一拍桌面，果见一块啃过的雉骨，一下子由桌面跳了起来。

试想一块用手轻轻从桌面上震起的雉骨，又能有多大力量，飞起多高。

殊料这一看却是大大出人意外，只见那雉骨竟然疾飞而起，嗖的一声，向那中年汉子嘴角之上飞了过去。

一来自于他料不到有此一着，二来那雉骨飞起的太快了，但听吧的一声，竟真个钻入了他的唇角之内。

只见一缕鲜血顺口而下，那中年汉子至少被打落了两颗门牙，更糟的是那雉骨嵌入了齿槽之内，一时之间，竟然难以拔得下来。

那中年汉子气得面色铁青，大叫道：“小子，今天你我是生死之搏！”探手腰间，就欲去拔悬挂的短刀。

纪昭洵莫不在意，动也不动。

忽然——

只见黄影一闪，一名身着黄衣的少女乳燕穿檐般地飘了进来，大叫道：“住手！”

纪昭洵向那黄衣少女看去，只见她明目洁齿，朱唇桃

影，与那青衣少女相互辉映，竟然难分轩轾。

那被纪昭洵敲了一记难堪的中年汉子闻言，果然收住欲斗之势，但却有些不满的叫道：“九妹，又要干涉我的事么？”

那黄衣少女迅速地扫了楼上一眼，笑道：“不是干预，是来帮你！”

那中年汉子狼狈不堪地道：“今天愚兄就算被人杀了，也不许你帮我！”

纪昭洵冷眼望去，只见那黄少女与那中年汉子果然有许多相象之处，看来他们果是兄妹。

黄衣少女淡淡一笑道：“我不帮你，替你出个主意总可以吧！……”

眸光向那青衣少女及纪昭洵笑扫了一眼，又道：“在这酒楼之上动手，处处碍手碍脚，岂能施展得开你那拿手的滚龙刀法……”

她抿嘴一笑，又道：“这位少年侠士既是有意挑战，自然会随你选择一处交手之地，何不就是今夜二更，在刘家墓地相见！”

那中年汉子连连点头道：“九妹之言有理……”

转向纪昭洵道：“就是这样，咱们今夜二更在刘家墓地相见，到时再分一个强存弱死吧！”

不待纪昭洵答复，顾自与那黄衣少女相偕而去。

纪昭洵啼笑皆非，转头看去，只见那青衣少女又复手指轻敲桌面，似在漫声低低吟唱，对纪昭洵看也不曾看上一眼。

纪昭洵心中大不自在，同时，他觉得这地方，以及所遇的这几个人都十分古怪，简直令人难以捉摸。